



父亲是闲不住的人,退休后在乡下承包了30亩地,去实现他一直没有机会实现的手握锄头、与泥土朝夕相伴的农民梦。

父亲没想种大田,他要种点别的,能趟出一条新路子的,给农民带来好处的作物。地包下来,父亲攥着盖了大红章的合同急急地到地里。那是一片挨着一所小学校的大平地,当时是冬天,土地还冻着,只有一条条上土的旧垄,一些枯黄的茅草。

父亲展开平面图,拧着眉,表情郑重地查看他的土地,村委会的人在旁边比划着跟他解释边界。村里的人走了,他围着这片地背着手来回走,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有些复杂地段他还来回确认,父亲量得很认真,对每一寸土地都很重视。在部队多年,他的脚就是尺,量出的亩数上下不差多少。我跑近前来抓住他胳膊,“爸,你急什么,春天还远呢,这么冷的天。”父亲不做声,我知道他心里正默念着数呢!

父亲决定种中药材,这里是沙土地,排水又比较好。开春的时候,各种中药材的种子秧苗陆陆续续运过

来,党参、黄芪、桔梗、黄精……有比较名贵的,也有好种植好收获的,家里人齐上阵,每到周末和假期,都来做义工,除草浇水,给父亲加油助阵。连五岁的侄孙都来了,父亲看他拿着小锄头,认真的样子,笑得合不拢嘴。有一天,父亲去他的药园巡视,回来时皱着眉头,问我怎么了?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?父亲摇了摇头,又点了点头,说:“我带你去看看。”

药香味的小径

陈柏清

我们来到地头,不知何时,父亲的药园里被斜切出了一条小径,许多药材秧苗被踩了。“这是谁干的啊?!”我正要发火,就见一个小孩顺着这条若隐若现的小径从药园斜着跑过来,大概是看见了我们,立马折返一溜烟地跑了。眼见踩倒了好几棵药材秧苗,我吆喝着刚想追去,却被父亲一把拦住。我生气道:“这走来走去得损失多少……”我们顺着这条被踩出来的小径走去,发现对面围

着的铁丝网也被人为弄出一个大缝隙。父亲看着那个缝隙出神,我又说:“这样可不行……”父亲摇摇头,带我回了暂住地。

下午学校放学之前,他带上草帽出去了,我也跟了去,他提着个小马扎坐在铁丝网破洞旁。到了放学时间,许多小学生像往常一样跑过来想斜穿药园,发现父亲坐在那里,便跑回大路上。父亲跟我说:“你看见

没,这些小径是孩子们踩出来的,他们想走捷径。”“这些孩子,真不像话,装个摄像头,抓拍几个,让他们学校好好教育。”父亲摇摇头:“孩子们从这里走,因为有需要。他们走大路,要多走七八分钟,夏天太阳底下,车又多,自然想从药园穿。”“可是地是咱们承包的……踩坏了药苗,损失是咱们的。”我说。父亲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,父亲找人把铁丝网拆了一小段,做了个小

门。他还对工人说:“弄得好点儿,别让孩子们过的时候伤到了。”父亲又在门边立了个小木牌,上面写着,“药苗也有生命,穿过脚下留情”。我暗暗摇头,小孩子懂什么,这么搞,以前不敢走的,现在也敢了,药园还不得成集市?

过了一个星期,我又去药园,一路上甚至想好了安慰父亲的话。正是放学时间,神奇的一幕出现在我眼前:一群小学生正排队穿过药园,整整齐齐的,像一条蜿蜒的彩线在蠕动,等他们走出去,我发现没有一棵药苗被踩。这着实令我感到惊讶。回头看父亲,他拍着身上的土呵呵笑:“阳光比冷风更有力量吧!让孩子们懂得规则没错,可是让他们懂得人情味儿,从爱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很重要!”

转过一年,父亲再种药时,特意留出了一棵秧苗的间距做穿行药园的小径,还在小径两旁种了桔梗等开花好看的药材。开花季节,不但有孩子们,一些村民也沿着药园小径来观赏姹紫嫣红的中药花。有人提议父亲卖门票,父亲摇头:“有些收益,远远比握到手里的票子更重要!”

有人戴着耳机听歌,听到忘情处,大声和着唱,摇头晃脑很享受,听者却很受罪,因为他荒腔走板。

再会唱歌的人,如果听不见自己的声音,难免会跑调,大牌歌星也不例外。

而有一支合唱团,一队身着白衣的少男少女,自己完全听不到一丁点儿声音,却唱出了天籁之音,初听,难以置信。

廖昌永也将信将疑,跑到台上,与一个孩子互

相触摸着喉部。廖昌永发出一个“啊”,多次尝试后,孩子发出了音高一致的“啊”,两人的声音一同回荡在舞台上,所有人都热泪盈眶。

原来他们是靠感受其振动的方式来发声的,每个音高会有不同的振动频率,触摸喉咙就能感觉到。

简单地说,这个合唱团的14个成员,每人担任一个音,按着乐曲节奏连续发声,快、慢、高、低错落,配以器乐,就成了一首歌。和敲击14个玻璃杯一个道理。

全部歌词只有一个字——“啊”,通过独唱、合唱多声部的演绎,唱出他们对这世界的感受。

做成这件事的,绝对是在艺术追求上不安分的人。李老师在画家,张老师搞摇滚,两人聚到一起,都想“搞点不一样的艺术”。

这天他俩在街头闲逛,被一声让他们感到惊

艳的“啊”吸引了,原来是一个正在着急找东西的聋哑人发出来的。他所有的情緒和状态都在这个声音里,虽然他自己听不见,却被两位老师读懂了。有没有可能让这样的声音变成艺术呢?

这就是无声合唱团的起源。

他们找到广西的一所山区学校,引导孩子发声。开始做了,才知道有这么难。

发声器官,他们从未使用过,不知道声音从哪儿出来。舌头是乱的,摆不正位置,有时候还会堵在嗓子眼里。他们尝试进行别的交流,气氛渐渐友好,有了信任,但一旦涉及发声,孩子们一个个将小拇指放在脑袋边画一下,意思是“不行”。

半个月后,他们决定撤退。

正要走,一个女孩飞奔过来留住了他们。留住他们的,是她发出的“啊”的长音,稳稳的,美好的。

于是他们不走了,留下来组建合唱团。一个人地试,一个一个音地试,四年后,他们排练出了一分钟的合唱。又一年后,他们登上了北京音乐厅。

这不是一般的奇迹,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。音乐家刘索拉联想到的是外星人或者海底的鲸鱼发出的声音。

来自天外,来自深海,来自心底。



小禾游思

网络新词语

无间道学习

吴明静

“无间道学习”指通过假装不努力来暗中内卷的学习策略。这类学习者常在人前营造自己“不想学习”的假象:在寝室宣扬躺平、朋友圈展示玩乐、怂恿同伴放弃学习,实则私下挑灯夜读、疯狂刷题,如同电影卧底般隐藏真实努力程度,企图在竞争中制造信息差优势。

“无间道学习”本质上是一种恶性竞争,这种做法长期来看会破坏同伴间的信任。当大家相互效仿、都开始伪装时,不仅会导致身心疲惫,更会陷入持续内耗、恶性内卷的怪圈。

我喜欢吃烧饼夹油条,隔几天就要买回来吃吃,满嘴咬一口,用我们扬州人的口头禅说,“打嘴巴子舍不得丢”。再来一碗豆浆,更似神仙。烧饼夹油条,不知别的地方有没有这种吃法,反正扬州人喜欢这么吃。

一天早上,我正享受着烧饼夹油条,忽然就想,人家有钱的人早饭吃什么呢?一定是来两个大鲍鱼……不对,有钱的人也是人,应该也和我们有一样的口味。据说几十年前,有一位商界的成功人士,常常一大早让侍从骑个脚踏车出去买烧饼油条。原来成功人士也馋这一口,本来嘛,中国人哪有不喜欢吃烧饼油条的。

烧饼夹油条尽管很常见,但最重要的是吃得香,山珍海味也不过如此。

烧饼夹油条

孙香我

连载

凡人琐事 我的回忆

章开沅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四十八、兼容并包与不拘一格(5)

唐文权当时尚在苏州市立一中任教,与我经常就章太炎研究通信探讨认识的。

文权的“西行求法”,起意于1980年初,其时我从上海到苏州档案馆查阅相关文献,本来托他代订旅馆,但他却执意安排住在其家。那是中学教工宿舍,离档案馆很近,一日三餐比较舒适方便。但房间却并非宽敞,一家四口挤住在二楼一个长条形卧室

里,靠楼梯口是他们夫妇的“主卧”,临街是两个儿子的住处,能够待客的只有过街楼那面所谓“书房”。由于时间比较紧迫,我也不好推辞,只有增加他们很多麻烦。通过朝夕相处,叙谈甚多,彼此都增加了解。临别时,他表示很想从我继续研究章太炎学术思想,我当即满口答应。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,他提交论文《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佛学思想》,获得许多中外知名学者的极大关注,因为他对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从早年的“不能深”“不甚好”,到中年以后的“乃达大乘深趣”,乃至其后提倡建立“以唯识为宗”的新佛教,并与无政府主义及老庄思想汇合形成的浓重虚无主义,做了全面系统的条分缕析,自成一家之说,显示功力极深。这样更增添了我引进这位青年才俊的底气,第二年便正式向学校提出建议。学校领导高度重视,立即发出商调函,但由于是隔省商调必须经过省市教育厅(局),苏州市教育局欣然同意,但湖北省教育厅却

多方留难,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文权没有大学本科文凭。我们虽然再三申辩,但也无可奈何。幸好1983年春,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武汉检查我校工作,临走时特别邀见张舜徽教授与我,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。我脱口而出,改革开放已有好几年,为什么到现在还只重文凭不重水平,并且特别以引进唐文权受阻为例。舜徽先生本身就是自学成才,当即愤然起立,大声说:“我连中学毕业文凭都没有。”当时,司长也觉得有些离谱,他明确答复:“我个人完全同意你们调入唐文权,但部属院校在组织人事方面仍归省教育厅管辖,隔省商调还得他们出面,我可以与他们认真沟通一下。”毕竟,教育部是教育厅的上级,没过几天商调函便正式发出,文权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武汉,夫人就在华师一附中教英语,两个孩子读华师一附中,彼此皆大欢喜。文权来华师历史所后,很快取得诸多研究成果,可惜仅同事十年就英年早逝。

四十

李金才笑了,挥挥手:“算了算了,马同志你不知道,村里的事就这样,刺儿头不镇住就管不住大多数。”

刘长海瞪着眼看看马怀云,又看看李金才,把脖子一拧,气狠狠地把订单撕得粉碎。

一些粉坊户见刘长海都没闹出个一二三,也就不敢言声了,村里不让干,咱就趴窝吧,跟村委会作对没好果子吃。至此,十八家粉坊都偃旗息鼓了。刘长海说:“没想到阴被上了锁,李金才告诉马怀云:‘必须采取措施不能让他们偷着干,这是严肃的问题,惹来环保局,再说啥都晚了。’”马怀云心里也有感觉,李金才这明着是防备有人偷着开工,实际是对他这个外人的一种姿态。

刘长海看了看四周,不见于德福和殷大明,嘬了一下牙花。还不错,殷大明来了,可殷大明没刘长海那股子煞气,来了也就是给刘长海鼓鼓劲儿助助威,于德福觉得没自己的事,多言少语支持管啥用啊,锁头都在门上挂着呢,谁敢砸开,谁敢做粉条?那才是爷们儿!”

是挑拨三剑客和李金才斗气的好时机。

刘长海给于德福和殷大明打电话,约他们到小卖部吃饭。

殷家贤估计三剑客此刻肯定在小卖部喝酒,就直奔小卖部,果然不出所料,刘长海正哇啦哇啦骂街呢。殷家贤凑过去,大声骂一句:“李金才就是只顾官帽不顾村民死活,滥用权力压人。”

刘长海说:“没想到阴被上了锁,李金才告诉马怀云:‘必须采取措施不能让他们偷着干,这是严肃的问题,惹来环保局,再说啥都晚了。’”

殷家贤说:“那是,你们代表的是粉坊户,我不支持你们支持谁?”

于德福插进来给了阴诸葛一杠子:“快放着你那半碗粥吧,一会儿见了李金才指不定要给谁刷糍子呢。”

殷家贤说:“缺德福,你别张嘴就从牙缝里掉炉灰渣子,我可是真心支持你们。”

殷大明说:“行啦,支持管啥用啊,锁头都在门上挂着呢,谁敢砸开,谁敢做粉条?那才是爷们儿!”

连载

情暖陈家湾

杨伯良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一句话把大家都噎住了。

这时,殷家贤的二闺女小秀来了,冲殷家贤喊:“爹,没咱的事,您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”

殷家贤用斥责的口气说:“去,回家做饭去!”然后瞥一眼殷大明,哼一声,跟在小秀身后也走了。

仨人喝着酒,刘长海把金鱼眼瞪大了说:“李金才太张狂了,给十八家粉坊都上了锁,粉坊户们一个个都是怂包,就知道暗地生瘪犊子气,没一个敢吱声的。你们哥俩得帮我出气。”殷大明说:“怎么帮啊?打李金才一顿?”